



人生絮语

退休赋

□吴跃辉

余六十退休,已过半年。光阴荏苒,弹指之间。作息不定,忙忙碌碌日复日;日历多忘,闲闲散散又一天。按月薪饷,不愁温饱足安逸;计日健身,张弛有度神情闲。所谓退休,休字当先;动静结合,身心淡然。

若夫静处之日,足不出户。晨读以洋文,以备不时之需;晚吟以词赋,聊为寻常之练。伏案绝无孤零悲,思接千载古今连。为文为辞,纯属逸趣;或长或短,亦未设栏。随写而发,以期与戚友交流;独抒己见,敢望喝彩与点赞!而或下厨炊爨,料理三餐。懒得劳神,两口之家菜品少;将就碗箸,日常餐食亦不繁。老荆掌勺,我来切板;她不喜煮,我则忌咸。油荤绝少登堂室,时蔬常有终不厌。口味终难调而同,脾性一生不曾改。求同存异,始得相安。身居闹市,门庭冷清;偶有客至,礼尚不烦。浏览时事,阳台读报成旧事;世间风云,客厅翘脚手机翻。静待深居利修身,拂却冗杂心自宽。

至若活动之时,携妻近走。观景水色,柳枝飘荡青山湖滨;赏绿溪堤,碧草铺就玉带河畔。公园嘈杂,绿道人满;黄发垂髻,生人熟面。舒活筋骨强体魄,日后自理免人嫌。超市购物,人多队长环境好;道旁老农,歪瓜裂果却嫩鲜。老妻选购,我随提篮。想吃则不问价,便宜辄让人贪。常有车友邀骑,三五十人,日行百里,呼朋引伴。志趣相投来相聚,大多年长;玩乐同好话题多,日久成缘。抑或数人一车,谈笑风生,鱼护长竿,垂钓水边。钓者之意不在鱼,乐在竿弯线扯好手感。午时甫到,摆桌田野;把酒临风,海侃无边。农家酒浊多后劲,一桌肴品产园田。偶临佳节,高速免费。风物佳境,邻省周边。夫妻轮番开车,未曾有累;导航精确定位,无虞走偏。也时有外人相邀,机构辅导。学子拼搏为提分,家长渴望好指点。思路点拨,重操旧业不觉苦;学教配合,轻车熟路若上班。有赚不多,无酬不干;顺心则往,高兴而返。青壮工作求业绩,老来余热当贡献。凡此活动,因人而异;旁人不予置喙,但能求己之心欢。

嗟夫!吾享此之动静,好如之是退休。在外活动无寂寞,居家静待若半仙。家庭和美,子孝孙贤;戚友来往,诸事不难。养好身体,岁月悠长潜心底;没事找事,日照桑榆多绚烂。呜呼,躬逢盛世三生幸,岁月静好度晚年。

(作者原单位:江西省南昌市二十九中退休教师 61岁)

彩票开奖	
中国福彩网(截至8月19日24时)	
福彩3D	第2020183期 5 4 9
七乐彩	第2020079期 04 11 15 17 21 24 25 + 02
中国体彩网(截至8月19日24时)	
大乐透	第20078期 14 18 20 28 34 + 10 11
排列3排列5	第20182期 9 1 3 8 2

那年那月

一个馒头

□尹祖泽

1958年大跃进兴修水库,母亲被派去了兰坪的水库工地,当时她患病在身带病上阵,在水库工地干了半年的活计,身体拖垮了,病得不轻。但水库工地连医务室都有不起,药品奇缺,不具备治病救人的条件。如果这样拖下去,反而会加重病情的恶化,后果不堪设想。伯父最后恳请工地领导准许母亲回家治病。领导看看病情严重的母亲,最后点头应允放行。伯父租了一辆牛车,连夜拉起我的母亲离开了水库工地,走了一天两夜才把母亲送回家。

送回家的母亲处于半昏迷状态,我们姐弟仨跪在她的床前呼喊:“妈,妈妈!”可是母亲没有应答。我们泪水涟涟地望着伯父。伯父说,她累了,让她好好休息吧。那一夜,我们姐弟仨守在母亲床前不曾合眼。

第二天,母亲醒了,但虚弱得有气无力。这时候的母亲最需要营养补充,可是家里没有一粒米、一块糖、一滴油——一贫如洗。那时农村吃大食堂,一个村子几百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,实行“盆子化”,也就是各家有一个写着名字的搪瓷盆,食堂按每家的额定人口,每顿称定量的米,添水后放置在几层大蒸笼里用蒸汽蒸饭,名之曰“蒸汽饭”。我们姐弟仨每人每顿的定量是一两五钱的米。“蒸汽饭”自然是吃不饱,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;没法子,挖野菜乃至偷菜地的瓜果充饥。

母亲回来了,但粮食关系还没有转回来,所以食堂不供饭,三个人的饭,四个人吃。姐姐对我们兄弟俩说:“妈得了水肿病需要营养,但我们没有营养品给妈吃,现在最直接的办法,就是让妈吃饱饭,让她的水肿病先消去,才能医治别的病,我们三个人多吃瓜果,留饭给妈吃,好吗?”二姐征求我们的意见。“好的。”哥哥和我齐声答应。那时父亲和大哥在外地“土高炉炼钢铁”,大姐在滇西农业大学读书,我们姐弟仨在家相依为命。现在母亲回来了,我们有了主心骨,有了依靠,必须让母亲健康起来,带领我们渡过

昆明往事

老昆明万钟街

□糊涂老马

老昆明万钟街,原在近西路(今东风西路)新百货大楼至原甘公祠街(现五一路南段)一带南城牆内的墙根脚之间,东紧近日楼,南对顺城街、忠爱坊和样市口;再南面是金马碧鸡坊。

1938年以前,我家住在万钟街,父亲在附近的单位工作,母亲在忠爱小学(后改称布新小学,扩宽改造近西路为东风西路时,该小学被拆,并入红旗小学)教书,哥哥们在该小学读书。

据奶奶等老辈说,很早以前,墙根脚下万钟街住的多是守城军人及其眷属,后来成为穷人们的棚户区。万钟街既窄又短,且脏乱差,经常发生火灾……

原老昆明南门丽正门城楼近日楼的东、西两侧城牆约半里多的城头上,各有一座楼,东楼名为启文楼,西楼名曰宣化楼。

启文楼上原悬挂一面大鼓,民间俗称鼓楼,楼后城牆内街称为启文街。清咸丰五年(1855年)重修时,为了壮观,将楼加高了一丈多。楼加高后那几年,城内火灾频繁。人们认为南方丙丁属火,是因为启文楼修得太高、火气太旺的缘故。于是,在咸丰十一年(1861年)重修时,又将其降至原来的高度。降低后,火灾仍然没减少,反而因一场大火,将该楼及其大鼓烧得干干净净。1952年拆除南

困难时期。

二姐盛了一碗饭,给母亲喂饭。母亲睁开眼看看站在她床边的我们,问道:“你们吃了吗?”哥和我谎称吃了。“唉,”母亲叹了一口气说:“你们不要哄我了,我都听见你们姐姐对你俩说的话,妈不饿,你们吃吧。”母亲吩咐二姐把饭分给我们吃。“我们刚吃了南瓜,不饿。妈,您吃,吃了病好得快。”我说出了实情。“好吧,我吃一口,你们吃一口。”“妈,我们确实吃过了,您吃。”我们哽咽着对母亲说。母亲挨个摸摸我们的头,哭了。母亲一哭,我们姐弟仨忍不住相拥母亲放声痛哭,把心中对她的思念、无助一并哭了出来。

“吱扭!”门开了。照进来一匹月光,一个人走进屋里。借着月光,我看清楚了是大姐。“大姐!”我惊喜地叫道。大姐走到母亲床边,叫了一声“妈”,然后问起我们为啥痛哭。二姐将事情跟大姐说了。大姐听后打开挎包,拿出一个纸包,揭开报纸,显露出一个雪白的大馒头。大姐对我们说:“你们吃饭,我来喂妈妈。”大姐掰开馒头,一点点喂母亲。母亲不再拒绝,开始进食。

有一天,大姐带着同学来家里看望母亲,大姐的同学悄悄向我们讲道:“我们下乡支农的伙食标准是每顿饭一个三两的馒头和一碗菜汤,你们的大姐一个馒头分两顿吃,匀出一个馒头带回家,真是难为她了。”听了大姐同事的讲述,我才注意到大姐脸色苍白人瘦了一圈。

大姐一个月的支农实习期结束了,临走前的头天晚上,大姐拿出最后一个馒头对我们说:“妈已经恢复健康,我也放心了。我回学校后等待分配工作,工作以后我会每月按时给家里寄生活费的。你们三个要好好念书,还要照顾好妈妈。”大姐说完,眼泪汪汪地把我们三姐弟抱一起……

大姐走了,但她留在桌子上的馒头还冒着缕缕香气呢!

(作者原单位: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 71岁)

城牆时,该楼断墙残壁与城牆同时被拆除,其旧址即现在的启文街。

宣化楼上原悬挂着一座大铜钟,系明永乐癸卯年(1413年)铸造的,重约万斤(市斤),体积庞大,声音洪亮,民间俗称宣化楼为钟楼,楼后城牆内的街称为万钟街。

据说,撞钟时,远在二十多里(华里,下同)外的东郊大板桥都能听得见钟声。相传,铸造该铜钟时,得异人传授技术。铸造好后,异人告辞离去前再三交代说,等他走到百里外嵩明杨林后再撞钟,则钟声可传百里之遥。可人们不相信,等他到达大板桥时,就迫不及待地撞响了钟,所以,钟声只能传至二十多里远……

清道光十三年(1833年)昆明大地震,城牆和钟鼓楼均倒塌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和咸丰五年(1855年)两次重修。后来,大铜钟只作为报火警用。

1952年,钟鼓楼随南城牆一起被拆除。据说,大铜钟现挂在昙华寺公园的钟楼上。

1953年,拓宽马路时,万钟街拆并入近西路,1960年近西路又改为今天的东风西路。

(作者原单位: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 78岁)

峥嵘岁月

捡谷子

□李自训

1965年秋天,一场暴风雨过后。腾冲三中接到上级指示:这场暴风雨夹杂着大粒冰雹,将已经成熟还未收割的稻谷打落地上。学校附近瑞滇公社的两个大队,遭受冰雹灾害严重,粮食生产损失巨大。要求学校立即停课,组织师生赶赴灾区,“抗雹救灾,虎口夺粮”。

第二天清晨,老师带领我们,步行十四五里,越过一道山梁,到达瑞滇公社东南端的灾区。来到田间,没受灾害的稻秆顶端挂满沉甸甸的稻穗,低着头,弓着腰。而一步之遥的几块田里,受了灾的稻谷,断了头,折了腰。拖着残肢剩体,伫立在那里,向人们控诉着冰雹的罪行。受灾的田块,细细长长,横跨云峰、胜利两个生产大队,殃及六七个村寨。

农谚:“水灾淹一片,雹灾打一线”。在田间课堂,不用老师教,同学们都理解了这个农业气象知识。

乡亲们也来到了田里,出工劳动开始。生产队长布置任务:队里的全劳力,抢救没受灾的稻谷;老幼妇女半劳力,和师生一起,把被冰雹打落的谷子捡起来,要求颗粒归仓。同学们一听,这任务很简单,信心满满,保证完成任务,没商量。

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,谁没做过?打扫卫生,扫垃圾,用扫帚轻轻一扫,归拢一处,再撮起,完成任务,就OK啦!同学们用稻秆扎成小刷把,用竹梢扎成大扫帚。自制的工具带到田里,试一试,不灵光!

刚放了水的稻田,泥质松软。落在上面的谷子,你去扫,力度不大,扫不动;加大力度,就会把谷子耙到泥土里找不见。用打扫卫生扫垃圾的办法行不通。

怎么办?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同学们和乡亲一起想办法,根据不同田块的泥质软硬程度和谷子散落的情况,制定相应的策略,谷子总是要捡起来的,只是这任务比先前想像的要繁重了许多。

选好战场,配备工具,分配位置,同学们各人占据一个方位。像工兵排除地雷一般,先清除干净身边的谷子,再往前推进。这是一项精细活,身边的谷粒没清除干净,不能向前进。否则,你的大脚丫又会将谷粒踩到泥土里。

不干不知道,一干才晓得,这捡谷子的活儿,实在是太难太繁重。十四五岁的初中生,淘气贪玩是天性。面前再重的任务,也要忙里偷闲玩一会。眼尖的同学看见,稻田低洼处的积水里有小鱼在游动;手快的同学奔过来,赤手捉鱼。附近的同学知道了,也都围过来,你争我夺,展开了捉鱼大战,乱成一团。

“别闹了,现在的功课是:捡-谷-子!”老师发话了,就像在课堂上唤醒听课分心走神的同学一般,声色严厉。同学们乖乖回到各自的位置,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。

单调的动作,重复万千次,疲倦感阵阵袭来,昏昏欲睡。突然,不知是谁,高声朗诵他的新作:“低头捡稻谷,腰酸扭屁股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这笑声赶走了疲倦,驱逐了瞌睡虫。抖擞精神,重振士气,再投入到新一轮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之中去。

连续几天的辛苦奋战,生产队的稻子收割完了,被冰雹打落的谷子也捡起来了,淘洗干净,晒干,装入了生产队的集体粮仓。“抗雹救灾,虎口夺粮”的任务圆满完成。

(作者原单位:云南昆阳磷肥厂 68岁)